



## 童年时光

□ 乔靖鸿

记忆中，除了吃得差点儿、穿得土点儿，小时候的日子大多可以用“欢乐时光”来标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能填饱肚子实属不易。为了让全家人吃饱、吃舒适，母亲煞费苦心，把玉米、高粱等粗粮做成花卷、窝头、起糕等“花式馒头”，用苜蓿、槐花、红薯叶等做成拌面菜，使有限、枯燥的食物最大限度地多样化、可口化。小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走出农村当个“干事的”，经常给爷爷和父母买点好吃的，孝敬他们。

那时候，家里老少一年四季的衣服、鞋帽，大多要靠母亲把棉花纺成线，棉线织成布，再漂染之后，做成衣服、裤子或者单鞋、棉鞋。几乎每天晚上，我和弟、妹都是在母亲嘤嘤嗡嗡的纺线声，或咔嚓咔嚓的织布声中入睡的。因为想多看会儿小人书，或多听会儿父亲讲故事，我实在不想早点睡觉，觉着像爸妈那样想啥时候睡就啥时候睡才美呢。幼小的我不知道，为了一家人的冬棉夏单、吃穿住用，忙完地里忙家里、

天天早起晚睡的父母该有多么辛苦和不容易。

放了学，我们这些孩子尽可以满巷跑，推门就进，连喊带叫。到了饭点，不管在谁家，拉个板凳坐下就吃，大家都习以为常，也不见外。谁家做炖肉、炸油饼、包饺子等稀罕饭，都会给左邻右舍送点儿尝尝。邻里之间，吃的是饭食，尝的是情谊，穷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我们最大的乐趣是看电影，在学校大操场看露天电影。碰上村里放电影，全村男女老少能走动的都会去。因为人多，小孩子大多时候在银幕后边看，里边的人举手投足都是反着的，别有情趣。尽管没有字幕、声音听不太清，有时候一部电影能看三五遍，但每回都看得津津有味，不到“剧终”，决不离场。

礼拜天或是放了假，吃过早饭，我就会叫上巷里的三五个伙伴，一人一把镰刀，身上挎一个或大或小、或圆或方的竹筐，去地头、田埂、树行或路边割草。人较多时，我们就会去村北的沟里。一条南北向的沟，七八百米长、十来八米深，两边的土崖长满了酸枣树、磨盘草、白蒿、灰条

等杂草、灌木。割草时，得边挑拣边割，既要注意安全，还不能把蒺藜、枣刺等夹杂其中，扎伤了家里的牲畜可是要挨骂的。

更多时候，割草是个冠冕堂皇、百试不爽的理由。孩子们三五一伙地出去，热闹好玩，人多胆大，还可以顺便玩藏猫猫等游戏。

夏天的夜晚，酷热难耐，父亲就从房里扯根电线，在院子里安一个200瓦的大灯泡，把院里枣树、槐树下的土扫扫干净，拉一个大凉席一铺，再给每个人一把蒲扇。母亲或纺线、或织布，同父亲拉扯着村里的闲闻趣事。我则捧着一本或半新半旧、或有头没尾、或没头有尾的书看。印象最深的，是一本《三侠五义》，正看到热闹的地方，后面没了，可把我急坏了，就让父亲到处去找剩下的，问了好多人也没找到。后来我到乡里上中学，才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完整的《三侠五义》，算是了了一个长达数年的愿望。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是书籍给了我许多农村孩子一个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伴我们度过了童年。

童年的时光，依旧色彩斑斓。



## 心语

### “运气”杞悟(联想)四句

□ 畅满增

#### 运气

莫把平台当本事  
莫把运气当能力  
平台≠本事  
本事≠运气  
运气≠能力  
能力≠成功

但是

成功常常是因为努力中遇到了运气

#### 何为幸运?

五个“+”号都可诠释:

——努力+实力  
——实力+运气  
——天时+地利  
——心思+本事  
——本事+运气

#### 人生如戏

虽然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但是学不苦则思不进思不苦则智不开身不苦则禄不厚心不苦则道不生道不生则业不成德不厚则物不丰

#### 实力为王

虽然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但要清醒:水太深 浪太大没有实力少说话大道至简 实力为王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德不配位 必遭其罪光靠运气 肯定没戏侥幸心理 必出问题

## 情思

□ 王守忠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现代化的生活用品虽然很多，但从前的老物件总让人难以割舍。

在我家厨房墙角的桌子上，放着一个上大下小、油光发亮的小酱瓮，高二尺许，口径一尺。从我记事起，家里厨房几经变迁，但这个老酱瓮一直在。每次炒菜做饭，放上一点老面酱，顿觉香味扑鼻，美上舌尖。

后来听母亲说，这个酱瓮是她跟父亲结婚后从舅家带过来的。那些年乡下人生活困难，夏天吃菜靠的是地里种的瓜瓜或野菜，一到冬天上下顿就全靠“馍馍蘸酱美太太”过日子了，所以，每到夏天入伏后，母亲都要晒几大盆酱，一种是黄面酱，一种是黄豆酱。

母亲做面酱时，总是先蒸一大锅“死面馍”。待馍出锅晾凉后，用刀切成一个个一寸见方的小块，装进干净的瓦瓮中，上面放上椿树叶，再拿一块干净密实的白棉布罩住瓮

## 家中那个老酱瓮

口，用一根麻绳箍好后，找块平整木板盖上，放在阴暗处捂上五天至七天，母亲说这叫“沤酱”。

等捂的酱长出许多霉菌丝后，下一步是“泼酱”。所谓“泼酱”，就是把带菌丝的馍块按需分别放入几个盆内，将事先准备好的凉开水倒入其中。这工序看似简单，功夫全在熬制的泼酱水中。烧凉开水时里面要按照比例加入食盐、花椒粉、茴香面等佐料。水晾凉后才能倒入盆中，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以淹没沤的馍块为宜。浸泡的酱块变软后，用一个小擀面杖反复搅拌，最后搅成糊糊，放在烈日下暴晒。

母亲说，想做出好面酱一定要手脚勤快，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一定要多搅几次，这样才能把酱晒透，所以，不管中午多热，她过一会儿就要去搅动一次。三伏天的太阳毒，母亲怕晒伤我们，这活儿基本都是她来干。待盆里的酱晒到色泽透亮、质地黏稠拉丝、酱香扑鼻时，母亲便将这些晒好的面酱装入那口老酱瓮之

中，以备食用。

母亲做的面酱，不仅色泽金黄，香味浓郁，而且十分干净卫生。晒酱时为了防止灰尘、蚊蝇，每年她都扯一块新的窗纱，裁好缝好，盖在盆上。夏天多雨，晒酱最怕雨淋。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将那几盆酱端回屋里，第二天太阳出来再端出去，如此反复，母亲从不嫌麻烦，也从来没使唤过我们一次。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兄妹四人就是吃着“馍馍蘸酱”长大的。后来我们外出上学，每次去学校，母亲都要给我们带一小瓶酱，里面再放点蒜和油辣椒，让我们与同学共享。再后来，我们参加了工作，但每次回家临走时都忘不了从老酱瓮中挖一大瓶母亲晒的面酱。

如今，母亲已离我们而去，但每次回家，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打开那个酱瓮看看。虽然今生再也吃不上母亲为我们晒制的面酱了，但浓浓的酱香味和伟大的母爱将永远留在我的心底。



## 乡情

□ 林智宏

前段时间回村吃了两家宴席后，竟然不想返回县城了。因为，乡下除了有我的朋友外，还有不同于城市里的空气和阳光。

十几年前，我在村子的北边盖起了一座小院。院子远离村南的交通要道，相对而言比较静谧。我们当地盖房，一般都是北房为上，西房为下且与门洞相连，进了大门就是西房，因此经常习惯住在西房里。西房不仅进出方便，主要是早晨最早接受阳光的“青睐”，躺在床上就可以慵懒地享受难得的日光浴，让人感到无比舒适。

每次回到乡下，我都不想早早

## 乡下的阳光

起来，也可以说是“醒不来”。往往是清脆美妙的鸟叫声把我吵醒后，我睁开蒙眬的双眼，再被透过窗帘的阳光彻底叫醒。我拉长拽展身子，睁大眼睛望着窗户，享受着阳光的照射，顿觉很是舒服。这种独特的享受，是在喧嚣的城市里、在狭小的格式住宅里几乎没有的。

我喜欢乡下的阳光，是自小就开始的。小时候上学，总是踏着黎明前的黑暗去，只有星期天或是假期才可以睡懒觉。经常是太阳一竿子高了，奶奶附在我耳边喋喋不休：“飞虫叫，叫懒劳，懒劳睡不起哩，飞虫气得打滚哩。”少年时期，早晨的阳光连同阳光下披着柔光的奶奶，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深刻印象。

去年，我在院子的花圃里栽了两株葡萄树，今年它的枝条长得已有两三米长了。前不久，我用圆钢搭起了葡萄架，枝条上架，准备以逸待劳呢。其实，老家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我不需要经常回去。我栽葡萄树的目的就是为了“牵心”，能够经常回去，和那些已是老头子的发小再热闹热闹，享受乡下的宁静，乡下的空气，晒晒乡下的阳光。

我伸伸懒腰、洗漱，然后走出屋子，蹲在花圃边，凝视着茁壮成长的盎然向上的葡萄树，理理枝条，浇浇水，享受着麻雀、喜鹊、燕子、灰鸽子欢快的叫声，嗅着清新芬芳的空气，沉浸在满院温馨的阳光之中。

美，乡下的阳光真好!

## 那人

### 点亮星光的人

□ 张李文

大学刚毕业那会，初入职场的我有幸结识了徐玫阿姨。我们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知己。

她曾是《天津日报》的一名记者，拥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如今她已94岁，仍保持着写文章的好习惯，如同一位岁月的守望者，记录着时光的流转。

徐玫阿姨的生活哲学，如同她笔下的文字，细腻深刻。她能在一杯茶的香气中，感受生活的宁静；在一朵花的绽放中，感悟生命的奇迹。她教会了我，生活的美好不在于宏大的场面，而在于那些被忽略的细微之处。

她偶尔会把自己的近照发给我。照片中的她，坐在洒满阳光的窗台旁，脸上洋溢着笑容，前面摆放着她喜爱的鲜花，背后的架子上摆满了她和家人的照片。

她还会与我分享儿孙们玩耍的趣事，或是老友同窗的温馨故事。每次收到她的信息，我都会看得很认真，仿佛透过屏幕，能感受到她文字背后的故事和情感。我总是第一时间给她答复，用一行行文字表达我的感动和赞赏，同时不忘送上一些表示赞同的手势和花朵表情。

她教会我捕捉生活中的小美好，同时也鼓励我勇敢抵御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婚后生活的失意，曾让我的世界变得灰暗。也就是那时，我有幸读了徐玫阿姨的《一生情长相忆》一书，里面讲述了她和老伴王玉林叔叔相知、相伴、相守的故事。她的每一个文字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我觉得自己应该坚强、振作起来。

徐玫阿姨不仅是我情感的慰藉，也是我写作路上的导师。她笔下的同窗情谊和真实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激励我重新拾起笔，记录生活中的美好时光，这也是我文学道路的开始。有一次，我把一篇刚完成的文章发到她的邮箱。她看到后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耐心地指导我。每次我稍有进步，她都会对我大加赞赏，这也让我对写作更加充满热情。

徐玫阿姨，好似我人生的灯塔。她的生活态度、她的写作风格、她的每一个微笑，都为我的心灵成长提供了养分。是她让我明白，生活不必刻意追求非凡，因为真正的非凡就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中。她的品德如同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也温暖了我。

衷心地祝福她，愿她的生活如同她的文字一样，永远充满阳光。